



## 恩师许有为

安徽合肥 苏天真

回眸往事，常有一些人与我相遇，他们虽已位列先贤，但还在“注视”着我们。其中就有我的老师许有为。三十二年前的仲秋，机缘巧合，大二学期，早就听说许先生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仰慕已久。初见，六十有四的先生头发光亮且一丝不苟，一双铜铃似的大眼，炯炯有神，未开言先微笑，国字形的脸庞，显得那样质朴、单纯、温和。课前，他从白色蛇皮袋中取出一摞书，站在讲台前，“念到名字的同学请上台领书。”上台，激动得手有些哆嗦。我怀着崇敬的心情翻开《中国美育简史》，只见书的扉页上留下先生工整流畅的笔迹：“天真弟子，美以育人，许有为，九〇年仲春”。

而这本书，以时间为主轴，在主轴之上，缀满了中国5000多年历史长河中文学艺术之魂宝。先生将先秦的教育制度和美育，古代的礼教与乐教，孔子的美育思想，《乐记》美育的思考，孟子之精神美，王守仁的美育观，王国维教育宗旨的美育等，以浅显易懂语言文字，勾勒出一片大背景——令人想起那时空下的坐标，鲜润，澄澈，一碧如洗。先生将美育教育放在社会文化的更高层面，力图揭示其文化内涵和哲学意义，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它们何以产生，何以存在，何以发展。对于20世纪80年代的青年学子来说，美学大大扩展了我的视野。其实，即便今天，仍然有很多人会以为那些老旧的房子没什么可看的，翻盖一新才赏心悦目。而对于我来说，将那些寺庙院堂、佛像壁画看作是美的，是值得欣赏的，是人类文明的一部分，应该得益于《中国美育简史》给予我的启蒙。

与先生交流多了，他的为人就越让我印象深刻。他是治学严谨勤奋执著的学者。比如，通过《中国美育简史》，我第一次知道“米廪”就是学校的概念。在原始公社里，不再仅仅是劳动创造美，一个属于精神领域的学校出现了，这个学校朝代年表中夏叫“校”，商叫“序”，周叫“庠”，一个具体的私学，有形象的房屋（校舍）。尽管《明堂位》载“瞽宗，股学也”，可以将习礼学乐与鬼神、祭祀需求相关联，但“瞽宗”所实行的礼乐教育，它对人所具有的精神力量是无法抹灭的，应该是中国教育史上德育和美育最早萌芽。其实，那时无能说出“瞽宗”两个字，还是能听懂“瞽宗”两个字都很了不起。

## 放风筝

安徽合肥 水玉兰

春色喜人，天空中不时出现的一只只彩蝶，也赶来凑热闹。虽然一年四季都可以放风筝，但好像只有在春天才最应景。天空中的风筝和大地上的繁花，互为辉映，是要把一个春天推到了极致。春日里，我经常去生态公园看大人小孩在草地上放风筝。看放风筝，真是一件让人心情愉悦的事。手牵风筝线的，笑张了嘴，奔跑；围观的人，眯着眼，跟着笑；路过的人，昂着头看，走远了，还在扭转头频频回首。那种快活劲，很是感染人。

我曾劝一位投资失败的朋友，与其憋在家中独自郁闷，不如趁春光明媚多出去走走，或者去公园放风筝。一段时间后，这个朋友打来电话，说前几日真买了一只风筝，去公园放过几次，很邪乎的，感觉心情没之前那么堵了。我听了甚是欣慰。风筝在古代，不单单是为了取乐，还有一个目的，叫“放晦气”。《红楼梦》中有这样一段描写：林黛玉不慎将一只制作精巧的风筝放掉了，命丫鬟去找回来。李纨劝她：“放风筝图的就是这么一乐，所以也叫放晦气，你该多

为核实“瞽宗”的资料，先生不惜多次远赴北京，与时任中科院哲学所李泽厚先生交流探讨，像春蚕吐丝一样一片一片织补起中国教育史上德育和美育发展史上的空白。

大约是1988年吧，犹记得写作课上，先生共给我们布置了4篇作业，上交作业后，先生总会选出一些范文在课堂上点评，每一次点评，我的作文都会名列其中。这不仅满足了我年少时的虚荣，更直接助我敲开发表文章的大门。那时，先生就是那样一个总是微笑着的、说话很和善，也时有诙谐的人。刚刚工作时，我的一些作品多在省内报刊发表，先生每每看后总不忘谈谈感受。更可贵的是，先生时不时电话邀我到他家，拿着我发表的文章谈经验、谈体会，让我受益匪浅。季羨林先生自称：“我对文章结构匀称的追求，特别是对文章节奏感的追求，在我自己还没有完全清楚之前，一语点破的是董秋芳老师。在一篇比较长的作文中，董老师在作文簿每一页上端的空白处批上了‘一处节奏’‘又一处节奏’等等的批语，这使我惊喜若狂。这一件事影响了我一生的写作。”先生对我写作的具体影响，我无法一一列举，但我喜欢杂文、酷爱散文，与先生的教诲息息相关。

先生不光是学者，更是个正直的性情中人。记得20世纪90年代，我在一家期刊社任总编，一天，我收到一封很厚的挂号信，拆封是先生一百多字钢笔短笺，展开来看：天真弟子：元凯教授现为访美学者，他的《华尔街的疯狂》看似纪实通讯，准确说应归于报告文学。其文尚需请赐予评判，现推荐与你，文稿以质为准，不必勉为其难……第二天，我给先生打了电话，他声音浑厚，听起来很亲切，他对稿件的态度仍紧持最简单最有力量字：以质为准。

光阴荏苒，我一直惦记着先生。先生是位粹然的儒者，素来尚质抑淫，不事张扬，不居浮华。我想一个人使人畏惧、害怕并不难，可是，让人敬重你却并非易事，他的人格和他的作品一样，无论是为人还是为文，先生都是我的标杆，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在我心中，先生的风范足以配得上这十六个字。缅怀先生，也是缅怀一个时代。幸好有《中国美育简史》，可以让我通过重读来寄托哀思！

放些，把病根儿带去就好了。”林黛玉平日多愁善感，是个药包子，众女眷劝她放风筝把晦气放了，希望能将她的病根儿带走。

还有人放风筝，把心中烦恼写在风筝上，让它随风飞上天。认为心中的烦恼就会随风而去。更有人借助放风筝，寄期望上天带来好运。明代大文人徐渭，晚年时穷困潦倒，日常生活靠卖画为生。“风鸢”是他晚年绘画创作的重要题材，他画了大量的《风鸢图》，每一幅画都有题诗，至今还保存了30首左右。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首：“柳条搓线絮搓棉，搓够千寻放纸鸢。消得春风多少力，带将儿辈上青天。”通过这首诗，可见徐渭对风筝寄予了多么大的厚望。

我曾在生态公园的树林捡到一只风筝，上面写着：“某某某，我爱你，一生一世。”我拿着这个风筝四下寻找，不见人影，坐等了一会，还是不见有人来寻，想了想，不禁哑然失笑，觉得自己是不是有些傻，这只风筝的背后，希望是一个有关春天的好故事。

## 草木朴素

安徽岳西 储劲松

蓝草染的浣花布真是精美，当年外婆拿来包头，有青白颜色，也有清白家风。葫芦、丝瓜、黄瓜、月亮菜、瓠子吊在豆棚瓜架上，静女其姝，洵美且异。阡无人迹的山谷流泉好看。农家女子壮硕的身板和黑檀似的肌肤，是妈妈年轻时的模样。古民居的马头墙、鱼鳞瓦、瓦当、镇脊兽、天井、木雕人物，苔色苍苍的大青砖，逸笔草草的芝兰仙鹤图，墙上挂的草帽、蓑衣、竹篮子，是记忆里的故乡。竹叶草淘美，板栗树淘美，玉米须淘美，水稻花淘美，在上面奔跑、追逐、求欢或者静伏的瓢虫淘美，甚至黑壳、黄壳、铜绿壳的金龟子也淘美且异。

在大别山里，一个从前几乎是大荒之境而今依然存有古人遗风的小城，我活了很久。居住在青山之中，浣洗在绿水之畔，日日月月与草木鸟兽、白云苍狗、园蔬篱落为伍，感觉不到日月飞逝老之将至，以为这一具皮囊，可以与草木同春，与鸟兽同秋。梅雨季初来的一天，一夜风雨大作之后，第二天望见满目夏花，石榴、荷花玉兰、女贞子、一年蓬的花，又望见满树膨大的果实，毛桃、五月桃、红梅和红叶李的果实。这些夏日习见的花果，我见过数十回了。从前见了，觉得好看而已，心里喜悦而已。那一天见了，忽然想到《知北游》，庄子在文章里说：“忽然而已”。天地自然不老，任他白驹过隙、黑驹过隙、枣红驹过隙。山川草木不老，由他冬春夏秋。人生易老，一回相见一回老，一生能见此情几遭，能见此景几回？那一天，晨光明亮洒了一身，一念至此，眼前忽然就暗淡了一些。生活仍然继续，貌似轰隆其实寂寂地继续。在山野里，我以草木鸟兽为师，尽量遵从生物的本能和性生活，衣但求暖，饭但求饱，住但求安，行但求稳，以为如此就好。

写作将近三十年，持续许多岁月而痴心不改，骨子里，是有与时间抗衡的执念或者说妄想的。与时间抗衡，这显然更加不可能。岁月如驰，驰驰啊，“日驰驰焉而旬千里”。古今人的传世文章，浩浩洋洋，留在石头、兽骨、龟甲、竹木、绢帛、纸张中，镌刻在时间之上。转念一想，古今那些以文章为性命的人，痴痴复痴痴，有几人活过了百岁，又有几人文章传世？但愿文章老厚，但愿肉身长葆草木精神，但愿年年写得几篇好文章。草木温柔敦厚，朴素质直，一如上古的大人君子。《周易》《山海经》《诗经》《楚辞》《汉乐府》《古诗十九首》里，篇什草木华滋。自此而下，古今人的诗词曲赋和文章，一路草木蓊茂。风行草上，风行木上，时间的风吹过草木，吹过人世。草木不言，生来离离繁盛，枯后养息待发，生死荣悴等闲视之。与上古的大人君子相比，草木更符合《周易》之“易”的内涵：简易、变易和不易（不变）。

古人说，要多识草木鸟兽之名，又说，要多识前言往行。久居山野，人在草木鸟兽间，草木鸟兽之名，我识得的万不及一。某一天我看见一只大鸟走路，像人一样迈开前后脚，左右左，一二一，又看见一只小鸟走路，它是双脚并立蹦跳着走的，一跳又一蹦。这两种鸟在大别山中寻常可见，我不识其名倒也罢了，当时还好奇它们走路的姿势竟然如此不同。后来一拍脑壳，哦，它们的脚有长有短。至于前言往行，前代圣哲的言语行事，也与草木一样敦厚温柔、质直朴素，像先秦的诗歌一样，更是难以效仿和企及。

草木朴素，世道人心原本朴素。从孩提时起，就与青梅竹马的伙伴一起埋锅造饭：杜仲的叶子锤得像丝绸，拿来当菜；红苕的茎块用石片切一切，拿来当饭；折断蒿子的茎秆，拿来当筷子；松针搂一抱，拿来当柴。五六开档童子，做饭吃饭装腔作势，吃得快活，耍得快活，像草木鸟兽一样快活。愿心常常闲，愿文章常常有草木气，愿活着常常有草木心。我也有一时苟且，我也有许多草木文章。